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以至臻之境 重塑自然

安和 (An Ho) 筆下的花卉，其筆觸意韻深得宋代繪畫之精髓。她深諳花草生長的姿態與律動，洞悉其從含苞到盛放、再至凋零的過程。正是這種對物象細緻入微的觀察，令畫中的細節刻畫得精緻優雅；每一幅構圖皆洋溢著一種井然有序、清朗明澈之感。安和筆下的紫色鳶尾，從花瓣褶皺層疊，到外花瓣基部的絨毛，皆一一精細描繪。紅色拖鞋蘭、桔梗及蒼草等亦然。以至周圍的生物，如有著黑白斑紋的長角棉白楊天牛，拖著青藍色長尾的鞭尾蜥，以及長有黑色條紋翅膀的白尾蜻蜓，無不躍然紙上。花卉不僅是視覺形象，更承載著思想與情感，是畫作所蘊含的智慧內容，是自然精神的本質。這正是安和所建構的「花卉宇宙」。



安和 (1927-2017)
鳶尾花和蝴蝶
2004
水墨設色絹本
66 x 44.7 厘米
畫框：87.6 x 66.6 厘米
署：安和；鈐印：安和之印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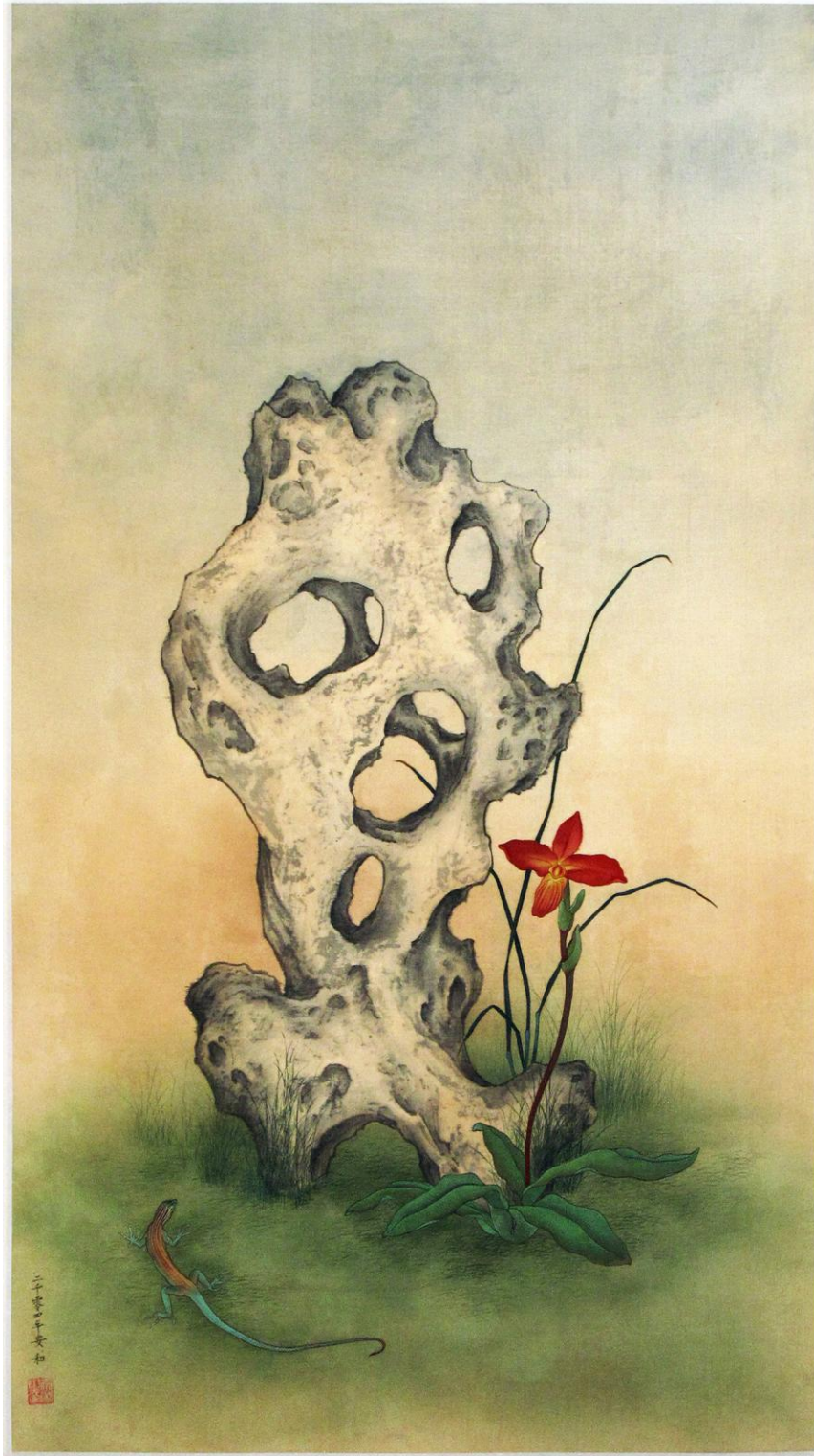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和 (1927-2017) | 花卉与蜻蜓 | 2004 | 水墨设色绢本 | 66 x 39.6 厘米 (画框 87.3 x 61 厘米)
署: 安和; 铃印: 安和之印

177 EAST 87th STREET, SUITE 601, NEW YORK, NY 10128 TEL: (212) 472 - 9800
www.china2000fineart.com e-mail: c2000fa@aol.com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

安和 (1927-2017) | 供石與蘭花 | 2004 | 水墨設色絹本 | 78.7 x 44.4 厘米 (畫框 100.3 x 66.6 厘米)
署：安和；鈴印：安和之印

177 EAST 87th STREET, SUITE 601, NEW YORK, NY 10128 TEL: (212) 472 - 9800
www.china2000fineart.com e-mail: c2000fa@aol.com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安和，又名文瑛，1927年出生於中國北京。她的父親是多家報館的主編，母親是一位畫家。父母都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的資深成員。1949年安和的外祖父成為滿洲省副省長，直到他於1970年去世。1944年安和在南京給介紹到溥儒（1896-1963）處學畫。從此師從溥儒17年。最初在中國，然後在台灣。溥儒認為個人品格和藝術質量同樣重要。安和從讀中國經典，練習書法，模仿唐，宋兩代重要作品開始。她研究的唐，宋繪畫技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藝術的頂峰，除了安和外，已沒有這些古典藝術風格的實踐者。

1952年安和的作品開始受到中國藝術界的關注。1954年她的一幅畫作在菲律賓舉辦的第二屆亞運會藝術展上榮獲金獎。1962年她被提名為中國畫學會會員。她的作品曾在中國大陸、台灣、德國、義大利、法國和美國展出。1971年安和在台灣舉辦了她的首次個展，展出了100餘幅畫作。1977年在美國聖約翰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舉辦個展。1983年她被選為中華文化協會會員。1994年她成為第一位在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個展的女性藝術家，該展覽打破了博物館的所有參觀人數紀錄。她的畫作被遠東和西方的多家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收藏。

安和和她的家人於1977年從台灣移居到美國亞特蘭大。之後搬到紐約州北部。安和於2017年12月去世。

更多特寫圖片、《溥儒恩師憶往--安和自述》載於後續頁面。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

177 EAST 87th STREET, SUITE 601, NEW YORK, NY 10128 TEL: (212) 472 - 9800
www.china2000fineart.com e-mail: c2000fa@aol.com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

177 EAST 87th STREET, SUITE 601, NEW YORK, NY 10128 TEL: (212) 472 - 9800
www.china2000fineart.com e-mail: c2000fa@aol.com



CHINA
2000
FINE
ART



溥儒恩師憶往

一個清晨，父親帶我去拜見我的老師溥心畬 (溥儒) 先生。初次見面時，他身著一件深色長袍，十分謙和有禮。父親對於擇師一事極為嚴格，他常說：「若是拜錯了師門，便會耽誤一生。最好的老師，必須德行高尚、學識淵博，且藝術造詣精湛。」隨後，父親將我的拙作拿給溥大師看，我登時緊張萬分，不知他會如何評價。靜默幾分鐘後，溥先生一臉嚴肅地對我父親說：「畫得不差，令愛很有天賦。」父親和我頓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，隨即雙雙跪倒在老師面前叩謝。那一刻，我永生難忘。

後來，老師遷居台北，他希望我父母能答應讓我隨他同住，在那棟小小的日式木屋裡展開嚴格的訓練。老師的教學方法別具一格，他常說：「學畫之人，既要研讀詩書、修身養性，又要勤練書法，並悉心臨摹研讀古畫。」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臨摹唐代名家傑作，這為我的繪畫技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

。及至後來，我對山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並對宋代大師們所展現的精湛技藝由衷敬佩。這些作品帶給我的震撼與感悟至今仍繚繞於心。

每逢清晨，我都會打掃庭院並為溥儒老師準備早餐。師母外出時，我便抓緊時間聽講授課，直到她回來為止。到了夜裡，老師的好友們常會前來聚會，一邊聊天、作畫、聆聽音樂，直至深夜。

很多人以為溥大師不苟言笑，但他其實也有另一面。他極具幽默感，且熱愛動物與體育。他喜歡畫漫畫、講笑話、給訪客起綽號，還對奇石和玩具情有獨鍾。當我父親病重之際，老師特意賣掉了兩幅畫作，以資助我們全家渡過難關。

溥儒先生兼具儒家風骨，雖出身顯赫，卻始終虛懷若谷。1963年8月，我和家人去台北探望他，那時他已罹患癌症。見到我時，他面帶微笑地打開櫃子，向我展示他的作品。即便在生命垂危之際，他依然不忘對我傾囊相授。在臨終前，他緊緊握著我的手，試圖寫下些什麼，卻終因時間不假年而未能如願。那一刻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

